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毫同瀋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土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制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金日訓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去其生澀砥厲謂砥厲謂磨淬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剡盤孟刳牛馬忽然耳剡盤孟刳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王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劍器猶荆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剡宋本作剡元刻作剡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國之初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

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
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

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

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義謂各得其宜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

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也親

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

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

猛而必申商之說然雷擊之如牆厭之然卒至之貌說文云

反厭讀為壓。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

六韓詩外傳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

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如小雅

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鵲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王

未之見皆其證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宋本補韓詩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外傳六亦同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傳亦同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畏故縱寬舒則氣盈而赦上贏與贏同贏有餘也公羊傳曰會猶最

故注訓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贏為緩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

依字書應作取音才句切即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

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曰說文聚積也徐鍇云古以聚物之

注皆本作取今誤作最敵中則奪敵中奪也丁仲反。俞樾曰此楊氏親辭見經義述聞。敵中則奪敵中奪也丁仲反。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為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為美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虞則放上執拘則最得間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謹也敖喧噪也亦讀為敵謂叫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潰為呼之聲敵敵然也五刀反。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仇幼安右擁嬖女驍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也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楊子孫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治之先謙案正文宋治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

自避唐諱既楚發其實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上議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則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乃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善善惡惡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獻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

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遺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弼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弼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干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以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

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讀讀為

或作擅或曰宣誠也王念孫曰然則胡不敵此勝人之執赴

勝人之道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

焉求賢而託之以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

矣國內皆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

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

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

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則女主亂之宮

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

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大燕鱗吾後

燕在齊北故曰後燕鱗也藉也如魏鉤吾右西

子風謂蛇曰鉤我必勝我本亦作鉤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

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楚人則乃有

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

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

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

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

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

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齊則斷

為四謂楚取其一二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

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假城然耳

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

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

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為三後

入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

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

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義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義孰一則天為之說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執籍之所存

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

國籍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土地之失封內亦非親証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土地之失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偶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偶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為路反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它故焉桀紂

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

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為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

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

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

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

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

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

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

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

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結語以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

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隆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

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壽祝之禱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

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滅也更多也不足謂信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

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經與砥同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

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效反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

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入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墮穴伏襲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

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是棄字與牆同吹火車襲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

所羞而不為也得故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為樂安養

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

是猶欲壽而殤頸也○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殤頭平王庭殤頭即殤頭也殤頸皆從勿聲故殤又讀為殤○史記衛侯石渚殤頭

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雅服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

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先謙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

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

○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都懿行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

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思

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

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

耳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

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

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視可司問案欲

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盧文

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王藻升行刻

刻起履紐續并是刻刻為起履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

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然而秦使左案左使

刺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顧祖禹利然而秦使左案左使

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

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謙案言秦此所謂

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

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

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

南也○盧文弨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

府江西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

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音慮先謙案地理志作

隆慮避後漢陽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

山氏縣即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圉當為

臨慮矣

詩子卷第十一

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
或作津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
懷茅那王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
汲必危境圍聲相近疑同境居委反
其在趙者剋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
剋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
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
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
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
負西海而固常山也常
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
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
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先
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
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

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
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
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
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
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
乃使警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

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
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
威疆復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
用文理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
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
錯置也謂
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

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於塞外三字衍也
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
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
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
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
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王念孫曰
楊前說是也
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
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杜注無南字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材及

利也天材之利多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
建瓴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
水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也案周語卻至挑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弨曰
引作挑天是挑與仇同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楷楷古之吏
邑之解署也楷音苦監惡也或曰讀為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
也事靡盬之監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

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然高觀其朝廷其間聽
 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莫反恬
 都無聽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
 治處也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
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今秦雖然則有其謬矣謬懼。盧文弨曰正文兼是數具者而
元刻作則甚有其謬也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

縣音縣之先謙案楊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
 之功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
 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也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
 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
 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
 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俯而人以為重解蔽篇云聖人
 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
 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
 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
 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帝能為天下持
 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
 下楊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
 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駁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
常須日日畱心於庶事不

可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

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郝懿行曰敦讀如

了先謙案敦比治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

也義具榮辱篇是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

積也大數音朝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

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

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故王

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霸者之善著焉可以

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

文云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王者之

時之意記志義同記義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誌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

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

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

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

雅羔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夫義者所

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且上者下之師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

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

與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訓節為適則與訓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

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

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

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

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塗之假借發變作

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

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據楊注引魯連子

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白刃扞乎臂則目不見流

矢○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

犯也謂白刃犯臂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

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

少儀母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王本作枝然則此非不

注拔或作枝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

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療同言非

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

反為增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楊注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

出矣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

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勤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脩道

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為循字之

亦字之誤也凡作中或誤作或與或同皆字之誤也
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
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或作武則非其旨矣揚不
知武爲武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安行遂釋之曰武即倍也此
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武足正揚
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忒則必失之也
戴記禮三本篇作貨之則喪是其證墳視楊云武謂不一亦失
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武則疑惑武亦當爲武言
規解則彼以中從爲韻時爲爲韻隱並通故武隱並與故水旱不能使
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貳從武隱並通故武隱並與故水旱不能使
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
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
作饑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
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祇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
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
亦後人據已衍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
之正文加之

天不能使之全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
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
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中字之誤中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中不
順也走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倍道而妄行
弟也養略而動中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倍道而妄行
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迫也祇
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
至而誤生是也下文祇是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
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
如此豈愛憎於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
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
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參於天地舍其所以

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星隨旋日月遞炤四

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

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相隨同旋也炤與炤同陰陽大化

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

神若有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

宰然也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

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

三見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天職既立

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

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九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目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

而不能互相爲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

孫曰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

形能當連讀能讀爲能楚辭招魂注曰能姿也形能即形也言

耳目鼻口形能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字能與耐通

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態論衡累害篇態作能

之資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注疏謂故以形能連

文中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能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地以制耳

形體之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

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

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

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暗其天君昏亂其天

官聲色臭棄其天養不能務逆其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

哀樂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天凶此皆言不修

無節以喪天功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天凶政違天之禍聖

方子卷一百一十一

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

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改異端則天地官而

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

夫是之謂知天盡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

明於人事則知天明於人事則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

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

則其智則其智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

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

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

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謂知於天者下文志於

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所志於地者已其

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

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

者取順時之數而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謂

令生長收藏者也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

之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

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

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

誤揚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

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麻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

懿行曰堯典麻象日月星辰此瑞麻即麻象也象謂瑞璫玉衡神其器故言瑞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

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

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

在人不在天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
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

爲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諠譁之聲與訓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人不羣書治要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又亦有之字天有常

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

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

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今

何恤人之言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

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謂之命俞樾曰節猶適也

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

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若

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脩。王念孫曰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

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

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

一例尤其明證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

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而不

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於成義學者字見荀子困誤爲敬耳而不

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子

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小人錯

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俸而不求故君子

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

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

有聖人出其阿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

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曰是何也

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

曰無何也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

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如朋黨之多見

賢遍反。郝懿行曰黨宜訓朋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

傳二黨作書於義為長楊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

且訓黨為所難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

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

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在本

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黨

並與黨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書見畫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是無世而不常有之要常作嘗是也上明而

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竝世起謂一世之中竝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

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

畏也物之既至可畏也桔耕傷稼稔耨失歲政險失民桔耕謂農

失歲謂稔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歲與穢同。盧文弨曰

稔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稔傷歲枯與穢同疑是也此處句

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郝懿行曰稔耨失歲韓詩外傳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
 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為一類父子相
 無則字韓詩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先謙案羣書治要三
 外傳亦無。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請人祆下並有也字下
 無安國下有矣字。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也。錯置也。置
 而不治下有也字。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也。錯置也。置
 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錯置也。置
 言此三祆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為措置之措失之
 其說甚爾其苗甚慘。為淺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鳴。勉力不
 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不役也。不役則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
 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苗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不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
 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
 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與故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
 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長也。之上。三句動初不歸三句云下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
 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耕傷稼穡。失歲政。陰失民田。歲稼惡。羅貴民飢。道路有死人。
 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不事。不事則夫是之謂人祆。
 畜作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
 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
 爾其苗甚慘。不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人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
 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人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
 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元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經也可。

以勸戒則明之不務
廣說萬物之怪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都懿行日切瑳言務學也韓

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瑳古作瑳今作瑳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

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
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

於災害順人之意
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

以為神則凶也
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

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

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
○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略

當為睹說文睹且明也從目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則此言珠玉

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為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

今本且睹作旦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

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

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所文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也疆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尊大天而思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

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

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從天

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

若曲者為輪直者為輅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

若農夫之望

歲也孰與應春生夏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其智能使不失時也因物之自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行日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蓋荷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爲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

匿則大惑暗者不俾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大惑畸音偶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匿與隱同隱者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日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貫乎中時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而多采飾也表標準也謂消也。食德曰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表不明則陷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此行水二字之證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患乃去也都繇行日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盡一物也

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

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

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墨子有

屈為仲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仲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有見於少

無見於多宋子名錡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

是少而不見多也錡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入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

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

故以兩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

文今并下一為字皆從宋本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仲而賤者

開導皆處後而不處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

先羣眾無門戶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

皆貴柔弱卑下則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

無貴賤之別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

政令何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書

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書

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

好則非遵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

王道也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
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先謙案陽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於民章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並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